

查理上國王的人馬

伯納·豐·海登斯坦著
黃瓊華、哈國平譯

目 錄

第一章	綠色迴廊	五
第二章	宣道會	二〇
第三章	王儲	二六
第四章	仲夏的運動	三三
第五章	女僕葛娜	四〇
第六章	法國紳士	四六
第七章	掠奪者的女皇	五二
第八章	馬靈拔和他的大使	五九
第九章	五十年後	一〇二
第十章	要塞房子	一一九
第十一章	一件白襯衫	一二五
第十二章	波塔瓦市	一四〇
第十三章	看呀！我的孩子！	一六七

第十四章	在會議桌上
第十五章	教堂的方場
第十六章	被縛

第一章 綠色迴廊

城堡頂樓是消防官賣白蘭地和麥酒的地方，一位身材高高，肩膀窄窄的顧客突然衝滾下樓梯，一個空酒罇在他的鞋中間一起滾下來。他穿的絨毛襪是補了又補而且還髒兮兮。圍巾圍在嘴和未刮的頰上，他把手放在上衣後襠的口袋裏，直立不動地站着。

消防官說：「把那瘋子愛克羅趕出去，他竟然把煙渣吐在麥酒裏，拿粗針刺彼得·品特，他到處都擲得七葦八素。收起那張摺桌。上面有命令下來，要堵住城堡大門，現在國王殿下命在旦夕了。」

哈更，這位看門人，是查理士十一世的老忠僕。他有張安安靜靜的臉，但是裹在堅硬衣服裏的外八字腿，使他看起來就像那剛跳下馬的人。他撿起酒罇，輕輕地、好意地放在愛克羅的手臂下。

「我會跟你走，巡官，或者我該叫你上校？哎！反正叫什麼就是什麼啦！」他說。

「我拉斯·愛克羅是國王殿下陣前的上尉。我旅行過很多地方，會講多國的語言。在這頂樓根本沒有誰比誰高貴。我要報告並且告狀說你們對我的「招待」。是的！我一定這樣做。我不是告訴過你們天將降大火，每間房屋終將變為烈火。看看我們的生活像什麼？充斥着外國傭兵顧問

、不公正的裁判、詛咒和憂愁。上帝的憤怒就要臨頭了。」

「上校，哎！上尉，你勿須再散播謠言，加重神給我們的不幸。上帝的火已降在市郊，十多年我們農作物失收、飢荒。八斗的麥子只賣十二個銀幣。過不久啊！連皇家的馬廐也會沒飼料了。而且載糧的船在海岸上被冰擋住了。」

愛克羅與他一起下了樓，小小而慌張不定的眼睛並未注視任何特別的東西。有時他站得直挺挺的，又點頭及低聲自說自話。

從城堡的槍眼孔可看到地面和一個加了蓋的陽臺上面滿是劍痕和步哨。步哨們在吹號和慣常站的看臺上來回巡視。覆蓋着雪的塔和屋頂的更遠處，有一小羣的人在國王島和蘇德(Söder)之間冰凍的瑪勒河(Mälar)上行進。三月夜裏的光斜照在城堡西廂的大廳。使大廳裏的光像是來自樓頂垂下的裝飾用樹形燈架一樣，分辨不出光是來自裏面或外面。

「是啊！是啊！」愛克羅含糊的說：「會燒起來的，所有的恥辱和榮耀都會燒盡。我看得見天上亮晶晶的人。夜晚，我的煙斗冒出的煙中有奇妙的行星。這些都在告訴我舊的秩序已經亂七八糟了。匈牙利、法國有成羣自阿拉伯飛來的炸蠅。蘊藏着火的山已經噴出不斷發光的石頭。兩年前，在二月天裏我們還有指頭長的草長在公園裏，並且可以聆聽春天的鳥鳴。在艾西(Essing)九月就可摘草莓了。在這艱難的世代，神向祂的選民顯現祂所隱藏的事物。」

「以神的名，請不要這樣說！」哈更有點口吃的說：「你看到幻象時是清醒的？還是睡着的？」

「在二者之間。」

「我承諾我會跟殿下大人一一報告。如果你，上校願意把你看到和知道的老老實實的再跟我說一次。你看得下面兩扇關着的窗戶嗎？我不到半小時以前就在那裏。國王殿下的座椅已放上枕頭和床單而變成床，他好像枯養了，只剩下鼻子和嘴巴。他連頭都抬不起來。可憐的殿下雖然才四十出頭就忍受病魔如此的摧殘。以前，他跛着腳走進門時，我真巴不得可以開溜。雖然我只是最低賤的僕役，但現在他會以手臂圍着我的頸子，把我拉近他，然後對我涕淚縱橫。我相信他對他兒子和太太一樣都沒什麼感情。他的兒子來看他時，話說得很少，大部份時間只是坐着和看着他。他現在只講他的王國。一星期以前我還看見他的記事簿上寫着關稅等等的瑣事，但是現在他已將對兒子的秘密指示都寫了下來，把信放在一個封好的鐵盒子。有人一走進他房間，他倆就以發熱的眼睛相望，他始終口吃的說：『幫我鞏固國家，幫我使我的兒子賢能、忠貞，國家！國家！』」

哈更手摸着前額，他們繼續由槍眼走到另一槍眼，朝下面走去。

「我們下面一層左邊是皇后的房間。幾天來她將自己鎖在房內，即使帶着公事包的泰辛也不得其門而入。沒有人知道她在做什麼？但我相信她是想以玩牌打發她心裏的哀愁。在牌桌旁有掛鉸裝飾的叮噠的聲音，細碎的、沙沙的、吱吱作響的花邊和出牌的聲音，以及一支有金球頭的杖子掉在地板上。」

「美麗海德維·史蒂隆格 (Hedvig Stenbock)，正站在椅子後面，把它撿起來。」

「她才不會呢！她老早就嫁給一個又老又醜的人，必須待在家裏了。你只活在過去和將來裏。」

「可能。」愛克羅扭緊嘴，指向城堡的北面廂房。這廂房才由泰辛重建的，老的建築已拆掉了。在最高的尖塔上有些鷹架和高聳的樺木樹枝放在屋頂的尖塔上●。

「噯！誰願住在那樣的長盒子蓋下？呸！沒半個人，而且未來也沒人能住在那裏。我知道爲何不讓他維持原來的樣子。魔鬼應把那歌楚女人（皇后）抓走，免得在殿下前亂造建房子的謠。你知道，看門的，就和每個人都有靈魂一樣，每幢房子也有各式各樣的惡靈和各種黑暗世界的鬼怪住在裏面。每當有人提起鶴嘴鋤和鋤頭時，他們總是會受到干擾和感到不舒服的。你記得綠色迴廊嗎？就是在老教堂上面的那個。在那裏，我第一次開了『眼界』。噯！我要告訴你整個經過，我一定要告訴你，看門的。如果你願跟我回去，然後照你所承諾的把一切都跟國王殿下提一提。」

他們已走到入口，走上可以開關的吊橋上，正橫過護城河。一位朝臣帶着皮袋正跨下馬，他回答口令和下命令的聲音，大家都聽得很清楚，並和他們重踩在地板的腳步聲相應和。

「我在斯德歌爾摩 (Stockholm) 以北走了六英里只找到三個人，他們坐在路邊吃着餓死的動物。在諾爾蘇德 (Norland) 一磅加了許多樹皮的飯，還要五個銀幣。士兵們快餓死了。每個軍團剩下不到一半的軍人。」

● 德國諸系國家的習慣，在最高屋頂上放喬木樹枝，以示房屋永久長新。

愛克羅點頭同意他所說的，好像他很久以前就知道有這麼一回事似的。一方面他繼續走在哈更旁邊，把酒醇夾在手膀中，手不斷打着大衣後面的口袋。

他們走到愛克羅家的頂樓時，愛克羅以一種不太信任的眼光斜看哈更一眼。他把鑰匙插入鑰匙孔時，還不斷的四處張望，一再確定當他不在家時，並無人打開過門。房間很大但也空盪。窗戶上有個裝松鼠的籠子，在一面牆上有亂七八糟看起來一點也不像錢幣的東西一排排的釘在牆上。有艾柏林銀幣 (Elbing Rix-dollar)，大大小小的銅幣和五個硬幣，另有一、二張大概三十年前就作廢的潘史考其 (Pamistruch) 老銀行的紙幣。

「蠢蛋，」他說：「你把財產埋得太深，深得自己都看不到。我可不同，我要清清楚楚看到我的財產，因此，大火一來，我可就輕輕易易地把他們裝入袋子裏。」

愛克羅小心謹慎的由牆角拿出五塊木材。他把木材放到爐子裏，用焦油浸過的木棒點燃火。然後也點了他倆的煙斗。室內一張椅子也沒有，他們就坐在爐火前的地板上。

「好吧！開始講罷！」哈更說。

愛克羅描述道：

我從未見過比綠色迴廊更可怕的地方。那時我還在輪船上當巡官。現在他們還給我二百五十元的津貼。我是被趕離我服務的單位，因為別人害怕我會升到一等將軍才會退休！而這是漢斯·華其美斯特自己覬覦得要命的職位。「那人瘋了！」他在甲板上叫喊着，因為我和氣的請他在要我修配東西時先向我舉帽致意。因此我一下子就完了。不論我到任何地方，大家都叫我瘋子愛

克羅。現在也是一樣。例如可憐的旅人抬着他的同伴到墓地，然後他又將自己的主人抬到墓地。終於他爲少許錢不惜作出賣友求榮的事，只爲要給自己求得一頂閃亮的帽子和一件黑色長大衣就什麼壞事也幹得出。在匆忙時，偷來的絲帶會掉出他的口袋。孩子們會在後面追着他叫、哭喊：「抬屍的、抬屍的。」雖然有人會變成這樣的妖怪，其實在起初，我們都一樣，我相信我們都是從同一塊麵烤出來的嘛！現在開始，你可逐字逐句的親自向國王殿下報告。啊！噫，那時我在繪畫和素描上都蠻算是個能手。在與華其美斯特船長鬧翻的前幾天，我得到一個很好的命令，帶着另一個巡官叫尼爾斯的，去巡查一座在靠河附近的城堡，那裏有一個老天主教教堂。我所要去的，是老教堂的貯藏室。在那裏我們必須畫下一個大船的破燈，因爲皇后殿下要在她的瑪樂的單桅船上再造一個相同的。

我們整整坐了一天，猜測和憂慮着那座大船的破燈。那燈破得連鬼都畫不出它原來的樣子。突然，我興致大昇問尼爾斯說：「尼爾斯，你有沒有見過五條腿的狗？」

尼爾斯聳着他的肩膀時，我繼續往下說：「我在鐵廣場（Iron Square）剛看過一個。牠用四條腿走路，第五條腿牠放在嘴裏。」

尼爾斯很生氣，我更大聲的喊，挑撥他：「你真是不聰明。讓咱們看看你是否勇敢。我用一杯上好的西班牙酒和一枚金幣與你打賭，我敢自己一個人帶警鈴走過綠色迴廊。錢就壓在杯底下。」

尼爾斯回答說：「你決定作什麼之後，勸你是沒用的，但我不要你以爲我小氣出不起小錢。」

因此，我親愛的愛克羅，我跟你賭了。但假若你出了錯。我也不想對你的老母負任何責任，因此我想回家去了。在白天，這幢房子是美極了，可是夜晚是奇怪的事情會發生的時候，我寧可睡在市郊最破爛的窩裏。」

我罵他懦夫，然後讓自己一個人漫步回家去了。我一個人孤獨留下後，才注意到天色已變暗，爲了使自己更堅決，我向綠色迴廊爬了二、三層階梯，然後從鑰匙孔向內望。

綠漆已四處剝落，裏面的紅色漆都露出來了。沿着牆有各式各樣廢棄的家具。我看到小櫥櫃和椅子，狗和馬的陳列，在最遠處，有張蓋着簾幕的床。四處都是幽深的。屋頂上的漏水滴滴答答的落下來。

當時大概是五朔節前一晚^①，因此天有點亮，使我增加一些安全感。我坐下來等着。我知道屋頂上住着許多遊魂。看門人叫他們戲謔鬼，因爲在黃昏時，他們會抬起黑色的板子，把頭露出來。他們不比三歲的小孩大，全身是棕色的，沒穿衣服，身體長得像女人。時常坐在櫃子上和人招手。隨著碰到這種夜間鬼的人在一年之內一定會死亡。他們時常在頂樓跳來跳去，縮在廁所內，在椅子下把椅子弄得噼哩啪啦響，因此宮廷中的侍女們不敢在夜間上廁所，只好肚子痛得輪在床上。

一旦我聽見警鈴，我立刻把門打開。

向前走一步，但我太害怕了，只有繼續用手拉住門柱。乾瞪眼。由模糊的窗戶我看到布爾根

① 五朔節前一晚即四月三十日，此夜魔女聚會狂歡。

堡教堂的尖塔，使我精神爲之一振，我一下子就跳進綠色迴廊，希望在鐘聲未響完之前趕快離開。我深信只要教堂鐘聲響着，黑暗中的幽靈是沒有力量的。

在迴廊的中間，突然，我發現黑色的影子射出來，由蓋着簾子的床滑到手搖椅之間，好像要發動突擊的樣子。我的左腿不聽話，自己落到地上，我聽到自己的尖叫聲充斥在頂樓中。就是在這時我才真正開了眼，從此人家也叫我瘋子。

對着窗戶照進的光下，我看見一個人坐在椅子上。他和我一樣挺得死死的，一點也沒動。突然，他捉住我的肩膀，由牙齒間低聲的冒出一句話：「你這個見鬼的狗，間諜？你是作什麼的？皇后未亡人的看門人？」

「上帝保佑！」我吞吞吐吐的說，因我知道他也是我的人類，同胞。由他顫抖的、笨拙的手，我知道他的恐懼並不在我之下。我甚至注意到他只穿着襪子而把鞋子綁在前。

我立刻機警的爲自己辯護一番，並解釋自己愚蠢的行徑，最後終於取得他的信任。

「他媽的，這麼破爛的老巢。」那人大聲報怨爲了要舒解一下他的驚嚇。「屋頂漏得太厲害，害得我腳全濕了。只要我活一天，一定要建個新的房子。這位好人，若你能找到路的話，請領我出這座像迷宮似的頂樓到舞廳。我是誰並無關緊要的。」

「很好！」我回答道，雖然我已認出他是首相泰辛。

他很沉默，拉住我的大衣角，我轉身，在前面領路。我想到達底下的時候，我倆都一樣很高興在上面碰到的是對方。我們走到舞廳時，他叫我站在門外，但我已聽到夜間頑皮鬼在我們背

後的黑暗中跳躍，因此我把手放在門把上，保證可以隨時開門，趁他不注意時溜進去。由窗戶我看到河，在牆之內有許多傾斜的屏風，畫着鑲邊的樹和白色古代的廟。

泰辛站在大廳中間，手拍了三下。

一位仕女由屏風後面站了起來，把一個小的黑燈籠打開。這不是海德維·史蒂隆格，皇后未亡人高貴的侍女還有誰！「噫！噫！噫！」我打量着。「難道這位外國執事子弟已經爬得這樣高了？」

「海德維，我世上最最親愛的！」他說道：「我們直接到你房間去。不要爭辯，好嗎？親愛的！」

海德維·史蒂隆格那時大概已有三十五歲。剛和他相見時，她顯得又呆板又僵硬，害我以為她沒有心腸哩，但是當他擁抱她時，她一下子就變了，甚至連臉頰都紅起來了。

那時我完全忘了自己，大聲的叫：「這才對，好！」

泰辛轉過頭來，但他全身發熱，因此只是皺了一下眉，拋下幾句話解釋我在場的原因。

「我們可能需要一點協助。」他說：「只要愛克羅懂得如何保持沉默，他就和任何人一樣好，只要他好好幹，獎賞一定很優厚的。」

然後，他命令我拿着黑燈籠，走過空闊的會議室——真謝謝他對我的欣賞——然後繼續走下去到他指定的目的地——皇后未亡人的廂房。好好睡吧，的確許多美麗的女人都睡在那裏，一旦我確定沒有宮中找麻煩的人在附近監視，我立刻回去報告。

不管怎樣，我回去時我還有些別的要報告。我聽到夜間戲謔鬼在藝術房內的門裏弄得門嘩啦啦的作響，然後看着他們手拿着大星跑下樓到檔案室去，在那裏的壁櫥裏有整個王國的事務檔案。最後，在廂房的前端我看見皇后未亡人的看門人在黑燈籠旁，靠着牆，睡着了。

「我走後，他才來的。」海德維·史蒂隆德說：縱然是一付道貌岸然，僵硬呆板的樣子。「他並未懷疑鳥兒已經飛走了，但問題是要如何回去。」

她把泰辛的手臂推了推，表現出一付沉思的樣子。

「我害怕他懷疑很久了，今夜醜聞會臨到我們。皇后殿下吃醋的很厲害哩！」

泰辛用手在空中拍了幾下，就好像面對看不見的劍和短刀一樣，他的眼睛閃閃發亮。

「吃醋？她已四十歲了，頭髮都白了而且聲音沙啞得像男人。我要怎樣才能逃掉這樣的嘮叨？誰才能讓我真心相對，並且得到真正的保護，假如不是有這位瑞典的海德維·愛里歐羅那？」他向她彎腰致敬。「但不可怕，我最最親愛的，你一生是不會沾有污穢的，但從今夜後你就要一直跟隨我了。我們總可叫輛雪橇，然後，再見！瑞典，我在意大利也有朋友。」

「在天的上帝知道。」她回答：「我願永遠跟隨你到你要去的天邊海角，因為我對男人雖不在意，只是我寧願在你身邊而不願拋棄你。但我們必須先問一些朋友才作決定。我想到今夜和國王殿下喝酒的艾禮克·林德斯克德（Erik Lindsjöld）。愛克羅，你到庭院那裏去，在國王殿下樓梯口等，等到林德斯克德來，然後好言相向他勸到這裏來找我。」

泰辛用手勢作了一個阻止的動作，但我很少注意到紳士們的舉動，只願注意服從高貴女士的

指示。

我和林德斯克德一起回來時已深夜了。他詳細詢問我一番。他的假髮搖晃不定，輕輕的詛咒着，然後像整個城堡是他的一樣狂笑。

他走進舞廳時，彎着腿鞠了躬，把帽子拋在半空中並且說：「你們是瘋狂到糾纏不清，我高貴的人士們，雖然事實要你們小心和清醒。你的意圖只是一晌貪歡而沒想到名譽地位。啊哈！一個可憐的名建築師，已被冒險的好運迷昏了頭，雖然還算幸運，他可能逃得過應得的懲罰得到他想要的——一位高貴血統的女士。人類的悲慘境界開始於亞當在夏娃的身旁醒來，被他自己延伸的新個體強迫的說：『恭賀你的誕生。』」

「無聊！發癲！笨蛋！」泰辛喃喃低聲地對他的女士報怨着：「這就是所謂的瑞典機智修辭③？林德斯克德醉了。」

「只是微酣而已，他現在正在興頭上哩！」

林德斯克德沒聽見他們說的話，自願繼續說下去，使得整個大廳都回響：「我早就懷疑這件事。有官階的上層階級人士可能會把這種事看成醜聞。但是旅行到意大利！啊！哈！在此宰相有塊需要他治理的土地。讓他用白眼把我瞧清楚一點，他真的要走？看他是否能從他自己設計好，放在我桌上的皇家設計圖中逃走，在世界上再也沒有比他自己更清楚他自己要的是這個女人還是

③ ESPRIT 是法國特殊的說話形式，講話時用很順暢高深的修辭，像詩一樣。在此林德斯克德的說話風格即模仿此一法國風格。泰辛因而嘲諷他。

他的藝術了。」

秦辛臉變紅，低頭看着燈籠。

「我已決定要嫁宰相！」海德維·史蒂隆格說：「這就是為什麼發生這件事的原因。」

林德斯克德把手放在左胸前說：「當然！當然！皇后會如此說：『我將親手用皇家花園採來的花和爬藤編織一個最美的花圈。』我雖還是出生在莊園有着教堂和大的旗徽的身世，我的父親只是個鐵匠，但他不久就被人發掘，進昇成史基那市市長。想想看，宰相是由史基那市來的。他會造什麼呢？史基那市的皇家城堡？一個史基那市的景觀？或魔鬼會把我捉走。要成為自己付出的代價頗龐大啊！」

林德斯克德以比以前快而具威脅性的態度抓住秦辛的手臂，手勢好像是剛把化裝舞會的斗篷甩掉一樣。

「讓他把他的熱情壓一個月吧！開始！宰相請吻你選擇的人，往後三步，互相敬禮，然後跟着我。愛克羅去把皇后未亡人的看門人的燈籠吹熄，用傳聲筒和聲音把他叫醒。他跑走後把他的鞋子丟在他的後面，讓他相信是夜間戲謔鬼做的。然後，您這位高貴的女士請儘量不引起注意，安安靜靜的回到您的房間。預定在一定的時間內，她必須自己一人到巴美拉尼亞（Pomerania）去旅行。宰相會去那裏與她會面，和她秘密結婚。國王殿下我來招呼就成。那個來自歌楚甫的不幸——我的意思是說皇后殿下，那個鬼計多端的女人，連魔鬼都無法控制的女人。至於皇家的

① 我國南部。